

广东政绩考核将民意纳入评估范围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种种迹象表明,从去年年底在广东掀起的新一轮“思想解放”大讨论,在持续高潮后即进入决策布局阶段。根据记者在广东获得的信息,一系列热点改革的具体蓝图和时间表均将在6月初出台,当中包括粤港澳合作区的实质性步骤、东莞深圳等珠三角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方向、东西两翼与粤北山区的发展模式等等。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一套崭新的领导干部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也将在此时完成草案。当前“唯GDP”的量化考核指标有望在广东摒弃。

广东本轮政绩考核指标的改革尝试,源自省委书记汪洋在省委十届二次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正是在那一次讲话中,汪洋提出了后来广受关注并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向的“解放思想”。他在讲话中已明确,“建立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和核算方法,才能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目标和要求转化为可考核的客观标准,形成正确的评价导向”。

制订两套考核系统

据记者了解,目前广东省发改委和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受广东省委组织部的委托,正在分头制订该课题的研究报告。其中发改委将联合统计局、省委党校等单位负责起草对于政府的考核指标体系,主要考察经济社会发展;而中山大学则负责党政领导的考核指标体系,主要考察领导自身。两套系统将在各自完成报告后递交省委组织部,由后者整合为一套完整的方案,并最终由省委常委会议或者扩大会议通过。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任剑涛是党政领导班子考核指标体系课题的具体事务负责人,在他看来,当前对领导干部的绩效评估为“结果取向”,这导致社会各界容易将改革成功的希望寄托于领导干部的个人之上,也让政府行政成本始终居高不下,“本次改革是希望以考评领导干部来动员整个社会资源,当中包括公民社会的成长,也包括市场自治的完善”。

末位淘汰制或被摒弃

根据他透露的信息,新的方案将是定性和定量两种考核的统一。其中定量指标共有五个

指标,分别为经济发展、政治秩序、文化建设、社会保障与生态环境,定性指标则分为横向和纵向两种考核,所谓横向是指被考核对象工作过的所有地区部门,纵向则是指该对象的任职职位,“比如要调查一个处级干部能不能担任厅级干部,除了在本级内进行调查外,还要往下走,因为我们认为距离越远,客观性会越强,调查范围将大规模扩大”。

一个更重要的改革方向是,新的方案将实行对各项指标的综观评价,这表明现行的末位淘汰和首位提升制度将被摒弃。任剑涛说,放弃简单的排名制度“无疑有利于减少官员升迁当中的人为操作空间”。

民意纳入绩效评估

4月12日,湛江一年一度的县委书记向市委全委会述职首次通过网络和电视向社会直播,11名县委书记的述职材料在4天前已挂到网上接受网民“拍砖”。根据记者确认的信息,在新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中,湛江的试点有望在全省铺开,即党领导向党代表大会、政府领导向人民代表大会述职。但基于国情,这一改革将只在县一级开展。

“民意肯定会成为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任剑涛对此并不疑惑,但他关心的是民意的表达通道到底通过何种方式建构。4月17日,汪洋会见26名网友的举动广受关注,但任剑涛将其评价为“偶发性而非制度性的模式”。他提醒记者注意,汪洋在讲话中专门提到在网上看到5000多条留给自己的留言,“这么多留言,靠

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要靠制度”。

按照现有设计,民意被纳入绩效评估将有几种通道,如定期发放问卷和机构调查,“当然问卷的设计和发放都必须科学,而调查也将委托与政府独立的中介机构来完成。”对于改革可能遭遇的阻力,方案的制订者们已有充分准备。任剑涛说,“目前来看省委的决心很大,但是这次改革触及范围太深,因此最终能怎样落实,我们只能说还有待观察。”

陈鸿宇(广东省委党校副校长)现在有一个冗长的头衔——“广东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学习讨论小组办公室成员”。这个由广东省委委书记汪洋亲任组长的讨论小组在过去半年中,吸引了各方舆论的注目。

虽然对这一轮讨论是否能称为“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尚存疑虑,但陈鸿宇依然认为,广东正在探索的对即有发展模式进行调整甚至重建的历程,将为整个中国全局提供改革范式。

广东尚需自行探索

记者:广东省对于这一轮解放思想是怎样布局的?

陈鸿宇(以下简称陈):汪洋去年12月25日在省委十届二次全会上第一次全面提出思想解放。在此之前若干次的视察中,他也已经透露要解放思想的意图。今年1月4日,广东社会科学界的专家第一次和汪洋座谈,汪洋的思路很清晰,这次解放思想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学习宣传发动阶段,从去年12月25日到3月初已经完成了,从各方反应来看,反馈回来的信息还是正面的;第二阶段是全面深入调查,省委布置了十二个大的调研课题,由省领导直接牵头,这次调查在5月结束,目前来看调查非常扎实;第三个阶段就是落实各项部署,到时候会有一系列具体改革措施出台。

记者:我们都很关心这一轮改革是否经过中央授意?

陈:尽管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上曾专门来广东肯定思想解放,但是中央的态度不

会具体到某一个改革项目。首先还是要广东自行探索,然后再考虑是否有可能在全国铺开。现在和前两次思想解放时的社会土壤有很大不同,我认为很难出现前两次那样举国呼应的情况。

考核新政为其他决策护航

记者:汪洋曾表示深圳不会成为一个“政治特区”,有理论界的人士将此理解为本轮思想解放不涉及到政治领域,这似乎和前两次思想解放有很大不同?

陈:在中国的现状下,政治和经济不能区分得特别清楚,我们说第一次思想解放是解决姓社姓资问题,第二次解决姓公姓私问题,看起来似乎都是政治问题,但第一次思想解放还是从一个哲学命题开端(指真理标准讨论),但是最后的落实还是从经济上打开突破口。

记者:广东的这一轮思想解放的落脚点是什么?陈:这个一开始就是非常明确的,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具体一点就是解决路径依赖的问题,表面来看是经济问题。但是不能唯经济来看经济,用正规的话语来说,还是探索全面评估可持续发展。再比如,新的领导干部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很快会完成初稿,这是本次思想解放很重要的一步决策,是为其他决策护航的。

记者:周瑞金(曾以“皇甫平”的名义发表《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文章)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这一轮思想解放的核心应“还权于民”,但从目前广东的部署来看,似乎还没有触及这一点?比如南沙的石化项目广受争议,当中的公众权利到底在哪里体现?

陈:周老师来广东也谈过这个,他的观点是很鲜明的,但是我为“还权于民”需要具体的载体,你说南沙这个项目和“还权于民”这样的概念有关系,只是中间还有很多“桥梁”。现在我们需要做的首先是搭建“桥梁”,不然就失去了谈论这个问题的实质意义。

记者:“还权于民”是否意味着调整现有利益格局?

陈:肯定需要调整,但是我不赞成“既得利益者”这个概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得到利益的肯定是大多数人,所以我说这些步骤都需要有序推进,对各种群体要清晰划分,一哄而上只会扰乱改革全局。 据《新京报》

奥运火炬法国传递风波深层原因解析

如果说“3·14”拉萨事件是这次西方对中国发展的最新一次舆论攻势的起点的话,那么4月7日无疑是争夺道德制高点的一次最重要的战役。

这次中国与西方,特别是与法国的角力,很可能仅仅是个序幕。从现在起到8月8日奥运开幕,以及整个奥运期间,这一角力很有可能持续不断。“树欲静而风不止”,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出现,而在于他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比如中国的迅速崛起。

法国媒体“一边倒”的深层原因

很久以来,我们的媒体就在传递“法国友好”的信息。这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我们多多少少有点“报喜不报忧”的倾向。我们很少报道法国官方或民间对中国的负面言论或行为。比如,当年巴黎与北京争夺奥运举办权时,法国一些运动员,如这次法国的火炬手、柔道运动员大卫·杜叶就曾为“恶意”地说过,“中国人支持奥运是因为他们的背后顶着一把刺刀”……但出于“好心”,中国媒体很少报道过杜叶的这类话语。

而在法国,一切都恰恰相反。法国媒体——特别是类似《解放报》这样的左翼报刊——历来就是集中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的。“要读中国的正面新闻,你可以去读《人民日报》。我的责任就是负面报道。”一位法国驻华记者曾这样说过。问题是,法国有多少人愿意去读中国报刊呢?结果就是法国人几乎都是从“负面”来了解中国的。

更令人吃惊的是,法国人对自己的污点也并未真正坦言过。说一个事实恐怕很多国人都难以相信:大多数法国普通民众并不知道“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这一历史事件。当时笔者特意去调查,发现这一侵略中华文明的事实是在法国的中小学教科书里是根本不见踪影的。

在4月19日法国华人支持北京奥运会的集会上,一位法国人告诉笔者,他与中国妻子第一次去北京,就听到有人批评法国“抢夺了中国的财富”,当时他都莫名其妙,不知中国人在“胡诌什么”。因为自小长大的法式教育中,他从来没有学到过法国人侵略中国的内容。后来还是他自己研究史实后,才明白中国人在说什么。

事实上不仅仅是英法联军入侵中国,还有很多有关法国殖民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时犯下的罪行,在法国的教科书里也是很罕见的。相反,在巴黎,我曾多次看到纪念法国军人的雕像,其中包括很多如指挥入侵印度支那的法国将军。在法国很多人眼里,他们仍然是“英雄”,尽管他们手上肯定都沾满了被殖民者的鲜血……不过应该说,法国并不是一个“例外”,实际上西方主要国家的教科书几乎都是歌颂自己的“光荣征服”,而回避对外侵略的史实的。

从这个侧面告诉我们,为什么在中国和非洲、阿拉伯人眼中其实并不那么干净的法国人和西方,今天竟会如此“气壮山河”地来指责曾遭到他们野蛮侵略的国家“违反人权”。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



4月21日,法国参议院议长克里斯蒂安·蓬斯莱(左前)与金晶合影。



4月7日,北京奥运会火炬在巴黎传递中遭到藏独分子破坏,火炬手金晶奋力保护火炬。

经为世界相当一部分国家追随和模仿。事实上,中国中产阶层的迅速扩大,特别是这一阶层与西方,特别是法国相比,在经济上越来越占优势,使得一向习惯于“世界最富有者”思维的欧洲人,开始对自己产生严重怀疑。这种怀疑无时无刻不反映在日常生活中的。

中国游客在巴黎拉法耶特大商场被怀疑使用假币,就是这种心态的一种非常典型的表现。要知道,一切赖以“教训他人”的基石,就是“我比你成功”。两个世纪以来,全球没有一个大国能够在这一点上与西方进行较量。但中国正在创造这一“奇迹”,而且仅仅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

法国在这一点上感受特别深切。笔者记得非常清楚,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进口法国技术时,还需要法国融资和政府担保。而今天,法国一位经济贸易部高官说,“我们对中国的技术优势至多还能保持10年。”专家私下告诉我,10年也是一个“乐观”的说法。

以高速铁路为例。中法间谈判了十几年,始终因为法国拒绝技术转让而未能达成协议。今天中国自己的高铁已经在运行,并很快就在速度上赶上法国。相反,法国近年来却始终没有能够成功改革自己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模式,这一体制与模式已经眼看着就走不下去了,必须进行非常痛苦的改革,而这一改革正在使法国社会陷入严重的动荡的前夜。

因此,当中国游客大量徘徊在巴黎街头,大量买走干邑白兰地、路易·威登包和香水等高档消费品,而同时越来越多的法国中产阶级“告别”这些产品时,法国人的心态是不可能不发生变化的。

法国自认目前唯一还可能“压倒”中国的,就是道德高地。因此,法国便情不自禁地祭起百战不殆的杀手锏:在道德上批判中国;而西藏3·14事件正好给了这场道德之战一个“最佳战场”。法国以为,只要充分在这一战线上发起攻击,中国就会“不战自败”。法国政界这次不分左右,几乎全体一致地攻击中国,而且一个比一个激烈,完全不顾西藏究竟发生的事实如何,就是一个明证:道德批判中国才是这场战役的真正目的。

生活在法国的中国人都发现,法国政客们根本不去寻找事实真相。真相对于他们来说毫无意义。因为他们注重的就是对中国道德的批判,因为中国置于“被告席”上。因为法国左翼社会党接连丢掉了1995年、2002年和2007年三届总统大选,输得连本都没有了,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拿不出一套有别于右翼的经济纲领。德拉诺埃等左翼领导人便不得不打“道德”牌,妄图对中国“开刀”来显示自己在“道德”上高人一等。

历史早已证明,当年法国发动对全世界的殖民征服时,正是左翼执政期间。左翼的选民是社会下层。对于这一阶层来说,在法国媒体的多年负面报道下,对中国心存不满已久,视中国的迅速发展为他们失业、生活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和威胁。因此左翼政治家就是想借奥运和西藏来“取悦”于其选民而已,岂是真正关心藏人的生活?

这种“转移视线”的做法,萨科齐总统显然更为“娴熟”。很多国人对法国总统萨科齐这一次的“暧昧”态度不解。其实这是一种明显的“赌民意牌”的做法。民意批评中国?那我就对出席中国奥运开幕式提条件;等到4个月后民意发生变化,那时再找台阶下来。但问题是,萨科齐并没有想到,要赌就有可能输;他不可能既讨好法国民意,同时又维持良好的对华关系。伟大的政治家与普通的政客的区别是,政治家考虑对历史负责,而政客只考虑一时的“民意”。如果戴高乐将军“顺应民意”的话,中法建交就不可能。但萨科齐的另外一个考虑,则是借“圣火事件”,使法国人忘记他们面临的现实问题。

法国教育体制改革事实上正在引起中学生的强烈反对。接连几天来,法国数以万计的中学生在全国进行示威。但恰恰因中法奥运摩擦,使得法国媒体对中学生示威明显“低调处理”。专家们声称,只要挨到假期,中学生运动就会被法国人所忘记。问题是,成功转移对“中学生运动”的视线,却付出了法国媒体和总统信誉的代价!

中国崛起是对西方体制的冲击

但更为深层的因素,则是中国的高速发展伴随着西方的迅速衰弱,使这几年欧美的少数政治家被一种恐惧所纠缠:对外,中国模式的成功,使西方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占据的道德高地,将很快就会失守。对内,一旦中国的成功为法国和欧洲乃至西方平民百姓所感受到的话,将会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所谓“北京共识”的成功,将会对发达国家内部的舆论同样造成巨大的冲击。

以法国为例。法国经济增长乏力,国民收入徘徊不前,萨科齐之所以能够在去年当选,很重要的一个口号是“提高购买力”。但法国民众看到的却是中国民众购买力的迅速提高。随着中国游客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法国,今天的法国人已经在询问:到底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开始怀疑他们的媒体所发回的报道。如果法国《世界报》、《解放报》等多家法国报刊面临发行危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报道正在失去公众。

从中国与法国两国民众对这一事件的愤怒反应,也可以看出两国民众心态的不同。在巴黎,支持“藏独”、反对北京奥运的口号都极为极端,几乎就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表现出一种对中国崛起的不对的“敌视”。

而中国留学生4月19日在巴黎的示威则极为理性。留学生们的口号之一甚至是“欢迎来中国实地观察”等。两者相比,反差甚大。其反映出来的正是中国与法国两种心态的实际状态:前者自信,后者气急,前者大度,后者心焦……对于法国来说,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带来的道义上的危机甚至比经济的冲击更大。



4月19日,巴黎的共和国广场挤满了参加集会的华人华侨和留学生。

因此,这场阻挠奥运火炬的闹剧,就是为了侮辱中国,借中国奥运之机,要将中国代表的那种有别于西方的价值观打翻在地,不让这种价值观压倒西方的价值观,特别是不让这种价值观被西方公众所了解和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实际上是没有退路的。

法国之所以会在这场无形的争执中成了一个“领头羊”,实际上很有可能是个“误会”:法国一方面以为其他西方国家也会跟着法国“起哄”,没想到美、英、德都在唱两个调;另一方面法国人以为火炬会在全世界遇到阻挠,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火炬只在法国一个国家遭到这么大的麻烦……可以说,法国上了自己的媒体带有强烈偏向性报道的当。

最新消息表明,法国总统萨科齐派法国参议长蓬斯莱前往北京,并带着他给中国领导人的亲笔信。同时,这位八旬以长还亲赴上海,向遭到袭击的金晶表示慰问。尽管这是一个迟来的慰问,但依然值得欢迎。我们也从这一事件中得出结论:当道德高地之争真正波及法国的经济利益时,人们才有可能看到这场“奥运+西藏”之争的真正含义所在! 据《新民周刊》